

背后有人

余以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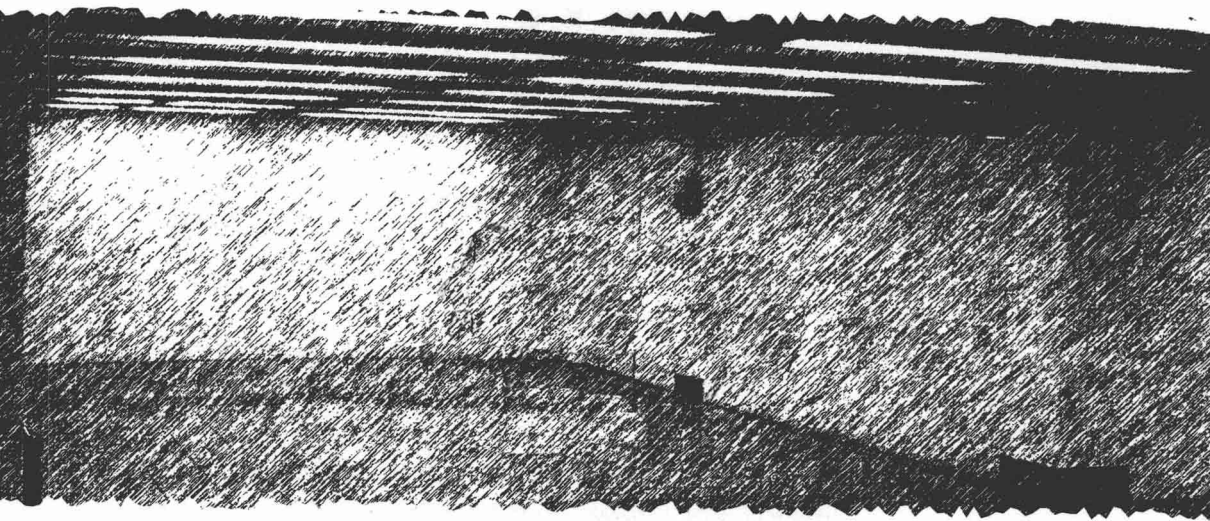
精神病院里发生的最黑暗最离奇事件！

精神病人的低语，到底是真是幻？

余以键 **体验式医院惊悚小说系列** 巅峰之作！

深夜，千万不要回头……

背后有人



余以键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后有人 / 余以键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87-3850-6

I. ①背…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842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杨迪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背后有人

余以键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本/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242千字 印张/17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背后有人

- 001 序 幕
- 005 第一章 后山的发夹
- 018 第二章 拿着黑伞的拜访者
- 031 第三章 背后有人？
- 044 第四章 三年前的死者
- 057 第五章 卓然
- 070 第六章 严永桥的身世
- 083 第七章 后山，往事
- 096 第八章 精神病院一夜
- 109 第九章 半夜，床下有人！
- 122 第十章 有人在我家里



135	第十一章	可怕的夜晚
148	第十二章	照片上的女孩
160	第十三章	不速之客
173	第十四章	卓然送去的礼物
185	第十五章	人影
198	第十六章	吴医生
211	第十七章	心理治疗
224	第十八章	吴医生的秘密
237	第十九章	黑屋子之谜
250	第二十章	缘由
263	尾 卅	

序 幕



6月19日深夜，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击坏了变压器，使我居住的城西一带完全陷入了黑暗。我点燃蜡烛，继续我的恐怖小说写作。这部名为《背后有人》的东西使我着迷。小说的原型是一名医学院女生提供给我的。这位叫做郭颖的女生现已在美国休斯敦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对于发生在十四年前的惊心动魄的往事，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淡忘。几天前，在与她通越洋电话时，她提到，在实验室时，有好几次产生背后有人的感觉。这表明当初的阴影仍然跟着她。

我得将这一切写下来。外面轰响的暴雨像收到了某种指令，不知不觉中便停了下来。烛光昏黄，映得我这独居的室内异常安静。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咚咚咚，敲门声很轻，但很坚定，不像是晚归的醉汉敲错了门的样子。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晚上十一点三十一分，没有预约，这种时候我这里是绝没有客人登门的。

我心里有点发紧，轻手轻脚走到门后，弓身从猫眼里望出去，外面楼道上的灯熄了，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谁呀？”我的声音和平时有点不同。

“我找余老师，我有点急事。”一个男人的声音，粗哑中有点怯怯的感觉。

我开了门，一个高大的男人挤了进来。他三十多岁，宽额大脸，手上提着一把正在滴水的黑雨伞，伞尖是发亮的金属，伞布漆黑，像是把外面的夜色都收在这伞里了。

“董枫又出事了，”来人盯住我的脸说，“她整夜做梦，说是我要死了，并且就在这几天。”

我大吃一惊。董枫是我前一部小说《死者的眼睛》里的一个人物，她二十六岁，个子高挑，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护士。

今夜，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与董枫有关系的人来？我镇定地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董枫的丈夫。”他迟疑了一下，回答。

我已经预感到有什么麻烦，因为董枫只是我书中的一个人物，并且，她并没有结婚的。

来人在我的木椅上坐下，他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像是要把木椅坐垮似的。

他抬起头，对我说：“余老师，我知道你在书中用的是化名，这个精神病院的护士你是认识的。她姐姐董雪失踪的真相大白之后，你还去看望过她，要她从姐姐之死中解脱出来，不是吗？”

这都是事实，我无言以对。但是，董枫从没对我提起过她已结婚的事。

来人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我姓严，是桥梁工程师，我与董枫一年多前就办了结婚登记，还一直在凑钱买房子，所以就没住在一起，也没对朋友们宣布。”

我哦了一声，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两个多月前，董枫的楼上搬来了新邻居，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独身女人，长衣长裙，给人淑雅庄重的感觉。昨天，董枫出门时，正遇见那女人从楼梯下走上楼来。与董枫对面时，那女人突然喃喃道：‘注意，桥下有死人。’董枫一惊，正想发问时，那女人已经脖颈僵硬地向楼上走去了。你想，我是搞桥梁工程的，我的名字里面也有个‘桥’字。”来人用有些惊恐的眼光扫了我一眼，接着说，“我叫严永桥。你说，那女人的话是一种

巧合吗？并且，今天下午董枫出门去上夜班时，又听见那女人在楼道上喃喃自语，说的是‘黑啊，屋子里很黑’。奇怪的是，董枫刚才上夜班时，大概是晚上十点多吧，她医院里的黑屋子就出事了。”

“什么黑屋子？”我惊诧地问。

“你还不知道呀？那所精神病院的黑屋子已经有几年没住过人了。刚开始时，住进那病房的人老是自杀。你知道，住进病房的人是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的，比如钥匙啦，指甲刀啦，扎裤子的皮带啦，等等。总之，一切可能用来自杀的东西都不得带进病区。但是，住进那间编号为219的病房的人却老是自杀。第一个病人是将塑料牙刷柄磨尖后刺穿颈动脉的。后来住进去的一个病人更简单，将床单撕开，拧成布绳往脖子上一挂，在床头上就吊死了。后来，就没人敢住那间病房了。偶有不知情的病人住进去后，没几天，家属便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传闻，跑来医院大吵大闹，一定要让病人换一间病房。从此以后，这间病房就闲置了，终年没有灯光，门上的锁也生了锈，大家都叫它黑屋子。”

这家精神病院我是熟悉的，大约有一百年历史了，开始是法国人建的一所教会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精神病院。几天前，我熟悉的一位副主任医生还让我过去聊过天。当天他从住院部到门诊大楼去值守专家门诊，半天就看了十六个病人。他说头都要爆了，想听我聊聊文学或笑话之类。但是，我从没听说过黑屋子的事。

望着这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高大粗壮的桥梁工程师，自称是董枫的丈夫的人，他身旁的黑雨伞还在滴着水，我能相信他的这些荒唐之言吗？

“你说，一个多小时前，董枫在黑屋子遇到了可怕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的问话已经有点不太礼貌，这是自己心里有点慌乱的表现。我提醒自己要沉住气。

“董枫受了惊吓后就一口气跑回家来了。回来后就大哭，嘴唇发白。她叫我赶快来找你，她说只有你会相信她遇到的事是真实的。”

这时，我开着的窗户砰的一声巨响，在深夜看不见的大风卷了进来，将我书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地都是。这是我正在写的小说呀，我说过，书名

叫《背后有人》，绝对是一部顶恐怖顶恐怖的作品。我赶快弯腰捡这些精彩的篇页，姓严的大个子也放开雨伞，帮我捡这些其重要性相当于他的桥梁图纸的东西。一阵忙乱之后，我们之间的陌生感仿佛消除了一些。重新坐下后，我几乎开始相信他所说的奇谈怪论了。

我说：“我相信董枫的诚实。你讲，董枫遇到了什么呢？”

工程师又将雨伞提到了手里。看得出，他虽然个子粗壮，却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并且还常常伴有紧张感。

他说：“晚上十点，董枫照例去病房做最后一次巡查。病人都服了药，或打了针，或做了电休克治疗，所以在这个时候都沉沉入睡了。整个病区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当时正是雷雨交加，到处都停了电，董枫手握一支电筒逐个地查看病房。突然，她看见走廊尽头的219病房有亮光。我说过，那病房就是几年没住过人的黑屋子，怎么会有亮光呢？董枫好奇地走过去，从窗口往里一望，天啊，一个衣服整洁的女人正坐在屋里梳头，小桌上立着一面小圆镜和半截点亮的蜡烛。董枫赶紧缩回头来，用电筒在这间屋子的门上一照。门是锁着的，和平常一样，那把老式的大挂锁还吊在那里，证明这道门从未被打开过。这一幕让董枫几乎崩溃了，她神志不清，也没回值班室，便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来了。”

工程师说话期间，我的目光无端地一直盯着那把雨伞，伞尖的金属亮得像一根钢针，伞布漆黑，我想象着它待会儿又回到雨中撑开的样子，那形状最有可能像一只蝙蝠。

雨又下起来了，我盯着工程师的宽额大脸，不知道这一切是开始还是结束。

第一章 后山的发夹



1

《背后有人》这本书是这样开始的——

医学院大二女生郭颖半夜醒来，她感觉是被一阵低语声惊醒的。低语声说些什么没有进入她的意识，只是在惊醒的一瞬间，她听见的最后一句低语是“小心，背后有人”。

这是谁在说话呢？郭颖翻了一个身，睁开眼睛从蚊帐中望出去，寝室里朦朦胧胧的，门上的副窗将走廊上的灯光折射进来一些，使室内有一种月夜的感觉。

这间女生寝室立着三张上下铺，共六个铺位。可是，六位女生挤满寝室的时候几乎没有。有的在学校外面租了房住，这寝室仅仅是她们中午休息的暂栖地。有的名义上住在这里，但一到晚上，坐在床头对着一面小圆镜梳妆以后，就急急忙忙地外出了，有的会在半夜后像影子一样溜回来，有的干脆彻夜不归。只有第二天在教室上课时，六位室友才会相互看见。

这一夜，郭颖从蚊帐中看见，对面和侧面的上下铺都是空荡荡的。那么，刚才的低语一定是她上面的那位同学在说梦话了。

“卓然，”她对着上铺叫道，“卓然，你做什么梦了？”

没有回答。郭颖睡不着了，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睡裙，尽管这样，她肥胖的身子还是将睡裙撑得满满的。从中学时代起，这身体就是她的敌人。她穿最紧的胸衣和收臀裤，想压制住这些地方过分汹涌的发育。可是任何外力对付遗传基因都显得无能为力，她绝望地成为了一个胖姑娘。她吃过各种减肥药，半绝食直到晕倒，可是没用，只好听其自然，平时常选长裙和宽大的上衣穿。

“卓然。”郭颖一边叫道，一边攀上上铺，将下巴放在上边的床沿一看，上铺叠得整整齐齐的，没人。

她这才发现，今夜是她一个人睡在房间里。半夜时分特有的宁静使她醒来，而醒来的瞬间，她分明听见了一个模糊的低语声。

“小心，背后有人。”

郭颖心里打了一个冷战。她打开了吊在屋顶的电灯，光线有些刺眼。三张上下铺靠三面墙立着，像粗糙的货架。

她将胸前的扣子扣上了一颗，推开窗，黑色的树梢正好与这三楼的窗口平齐。教学楼、图书馆都在相反的方向，从这窗口望出去，只是一片空旷。稍远处是医学院的后山，黑糊糊的一大片，细看有毛茸茸的感觉，那便是遍布后山的密密树林了。

后山是一座假山，20世纪60年代挖防空洞时垒出来的。由于下面的防空洞很大，这山也垒得连绵起伏颇具规模。如今，已长大成林的树木更使得这后山幽静无比，上百人走进分散后，可以显得像无人似的，只有密林和灌木，经风一吹，摇摇曳曳，有着某种原始的味道。

据说，久已关闭的防空洞里曾发现过几具白骨，是“文革”时期派性武斗中的囚犯的。错落的白骨中发现有衣扣、钢笔之类的东西，甚至还找出一个发夹，证明死者中至少有一名是女性。郭颖刚入校时，听一个校工讲，这后山上曾经发现过一条很肥的蛇，极可能是从下面的防空洞里爬出来的。这种猜测毫无根据，但听起来还是使人毛骨悚然。

现在，这夜半时分的后山只是一大片黑影，郭颖突然后悔不该到窗前来透气。她像触电似的退后一步，随后又扑上前去，砰的一声关上了

窗户。

她坐在床沿，心里莫名其妙地咚咚直跳。她不敢关灯睡觉，害怕屋内什么地方再次发出那句使她醒来的低语声。

奇怪的是，睡在上铺的卓然，她不是看见她睡下的吗？当时是晚上十一点过了，郭颖困得不行，但卓然去浴室洗澡一直没回来，她只得继续翻看一本书等她。

这座三层旧楼房是学院的四号女生宿舍，浴室就设在三楼，从她这寝室出去，顺着走廊拐一个弯就到。浴室门口挂着厚厚的深蓝色布帘，里面沿墙装着十多个喷头。从进入大学以来，郭颖总是要听到外面夜深人静了，才最后一个溜进浴室去冲澡。这样，她可以放心冲洗自己的身体，而不必担心女同学们的目光。她不能忍受自己的一身肥肉暴露在同伴们面前，尤其是自己像农妇一样硕大的乳房和屁股，让她觉得很难为情。

卓然去浴室很久才回来，还端着一盆洗过的衣服。她瓜子脸型，身材苗条，两个小包子一样的乳房使她看上去更像一个女高中生。近来，她每次去浴室待的时间越来越长，郭颖常常等得不耐烦，可是又没有理由说什么，每次都只好久等。

卓然到窗口晾了衣服，然后爬到上铺睡下了，郭颖这才去了浴室。回来后，她看见卓然面向里侧动也不动，可能已睡着了，她也关灯上床睡下。现在，这半夜三更的，上铺却没有了人。卓然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卓然是班上有名的淑女，进大学快两年了，晚上很少离开过这间寝室。尽管这六人寝室不到一年就搬出去了三位，但卓然认为，这样更清静一些。确实，剩下三人住在这里更顺心。而且对面床的谢晓婷虽说没在外面租房，但总是有很多晚间活动，常常彻夜不归。这样，实际上就只剩下郭颖和卓然住在这里。

“我们这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有一次，郭颖躺在床上，对着上铺的卓然自嘲道。

“怎么，你也想找个替你付房费的人了？”卓然的声音从上铺传来，“这么早就和男朋友到外面过同居生活，太不尊重自己了。”

郭颖沉默。无论如何，这种现实还是让自己深感寂寞。卓然不同，她是有男生追而她不理不睬。而郭颖从进入大学以来，几乎就从没得到过来自异性的关照。

而此刻，半夜醒来后发现卓然也终于从这里飘走，郭颖感到震惊。有什么约会是从半夜开始的呢？这不合常理。并且，自己是被一阵低语声弄醒的——“小心，背后有人！”那声音很低很惊慌。郭颖躺在床上慢慢回忆着，突然感到，那正是卓然的声音，那音调她是非常熟悉的。郭颖睡不着了，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大约在凌晨三点，谢晓婷和她的男友从后山上跌跌撞撞地跑下来，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蹿回了各自的宿舍楼。本想在后山上浪漫一夜的计划，被一个突然的恐怖发现中断了。

寝室门虚掩着，里面亮着灯光。谢晓婷轻手轻脚地推门而入，屋里没人！郭颖和卓然到哪里去了呢？卓然的铺位上，一只熟悉的玩具熊蹲在上面，而郭颖的床上乱糟糟地堆着被单，透过低垂的蚊帐，也能知道郭颖是睡觉后又起来离开寝室的。

这种时候，她俩能上哪儿去呢？谢晓婷在自己的床边坐下，她抬起左手，在灯光下呆呆地看着。这太可怕了，就在刚才，就是自己的这只手，在后山上的一块大石头边上摸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这东西半露在土中，谢晓婷好奇地将它从土中抠了出来，这东西像一块沾泥带水的大白薯，暗黑中她举到眼前一看，天啊！几个手指头突现在眼前，这分明是一只人的手掌！她惨叫一声，抱住了坐在身边的男友。这个高大的男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当他伸手捡起谢晓婷丢掉的那块东西时，立即也像被箭射中的野兽一样号了一声。然后，他俩就没命地奔下山来。

严格说来，这晚和谢晓婷在后山约会的人还不能称作她的男友。他叫

高瑜，是谢晓婷的同班同学，由于长得高大帅气，被不少女生当做白马王子在暗中追求着。可是，自从进入大二，他和女班长路波的恋爱关系公开后，暗恋他的女生都泄了气。在这支倒霉的暗恋队伍中，谢晓婷可从没加入过。但是昨天，一件偶然的事件让她改变了主意。

当时是在课堂上，教授让她到黑板上写几道化学药品的分子式。刚写完，她听到背后有哧哧的笑声。她知道自己写错了，恼怒地回过头来，看见了女班长路波轻蔑的眼光。那一刻，她想到了报复。

晚饭时间，学生食堂里排起了长队。谢晓婷径直走到排在前面的高瑜身边，说：“高瑜，帮我代买一份饭菜吧，肚子快饿坏了。”一边说，一边用她那水汪汪的眼睛去碰高瑜的目光，这一招很快奏效。当她和高瑜在餐桌边肩靠肩地共进晚餐时，同时也将晚上去图书馆的事约定了。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晚上十点，他们从学校图书馆出来后，不知不觉就步入了这座被同学们称为“恋爱天堂”的后山。谢晓婷为自己这一闪电战的成功感到满足。

坐在后山上暗黑的树林中，当高瑜对她说出“我爱你”这句话时，她笑了，歪了一下头，说：“那路波呢？你爱她吗？”谢晓婷知道，此时此刻，要男人背叛旧情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她要听他亲口说出背叛的话，她要看到路波那流露轻蔑目光的眼睛哭得红红肿肿的，这样她才开心。

为什么不呢，靠在高瑜的身边，感受到他那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健美的体魄，还真的让谢晓婷心动了。尽管她知道，她十九岁的前途系在校外。在这个城市中，那些实业界的成功男人才是她毕业后的保障。并且，以她的青春，她对这些男人有足够的征服力。

获得这份信心，是在她参加了这个城市的一次选美活动以后。当时，她以大学生的身份走在T型台上，新潮泳装让她近乎完美的长腿和青春洋溢的身姿展露无遗。尽管只进入了前十名，但她的生活还是因这次大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的各种邀请接踵而来：企业形象代表、公关代表，连绵不断的剪彩、酒会等。每当周末，前来接她外出的高档轿车从不

会少。同时，学校里的男生不敢再对她想入非非。从这点来看，男人似乎又很守本分，对不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白费表情。

因此，当她在食堂里对高瑜略施眼波时，她有足够的信心让他摇着尾巴跟来。可是，自进入这片黑色的树林以后，她感到这游戏正慢慢改变，这是因为在高瑜有力的臂弯中，她感到了心跳。“不，不。”她慌乱地挣脱出来，埋着头，无意识地扯着地上的草叶。

就这样，她的手摸到了那个可怕的东西。那个似硬似软的东西是人的一个手掌，指头上还糊着泥。

这场半是阴谋半是爱情的游戏到此结束。谢晓婷逃回了寝室。凌晨三点，郭颖和卓然不知去向，寝室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

她走到窗口，望着不远处那片黑乎乎的后山。起风了，树叶簌簌作响。那片恋爱天堂里现在还藏着对对情侣吗？而他们竟不知道，就在他们温柔缠绵之时，一只手掌正从林中草地的薄土之下跳出来。世界上什么东西被拆散之后最可怕？那一定是人体了，任何一个部位，头、手、耳朵等等，要是你看见它单独呈现，都令人感到惊悚，可怕的是，谢晓婷还用手摸到了它。那种感觉像是坠入了一座古墓或新坟之中，透过指尖，一个已经被拆散的人正像影子一样赫然显现。

谢晓婷首先想到的是山下的防空洞，在那已经永远关闭了的黑暗中，“文革”时的死囚在地下游荡。难道，那是谁的手掌被砍下后扔在土中，经草长雨刷，又从泥中浮出吗？快二十年了，这可能吗？时间只能让人化为白骨，而谢晓婷的手分明感觉出了那手掌的肌肤完好，这证明它刚从一个人身体上分离出来不久。这让谢晓婷想到一个恐怖的字眼：谋杀！

非常可惜，郭颖知道这件可怕的事已是第二天中午了。要是当天晚上知道，她会立即拉着谢晓婷上后山去寻找那件可怕的东西，然后向校方报告。虽然同为大二女生，郭颖的胆大妄为却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她一个人去解剖室做功课，曾让全班男女同胞既震惊又佩服。当天半夜，谢晓婷跑回寝室时，她正蹲在走廊尽头的卫生间里，她感到肚子有点不舒服。

卫生间的斜对面便是女浴室。郭颖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忽然听见浴室

里有哗哗的水声。半夜过后了，谁还在冲澡呢？她好奇地推开浴室的门，又撩开那道布帘，看见蒸腾的水雾中站着—个白色的背影。那背影仿佛听见了动静，回过身来哇地大叫一声，这让双方都吓了一大跳。冲澡的人竟是卓然，睡到半夜又来冲澡，这太奇怪了。郭颖给她披上衣服，说：“别怕，别怕，是我啊！”她感到卓然的肩膀还在发抖。

3

一周过后，郭颖坐在后山上的一个凉亭里。天刚黑下来，星星正一颗一颗地跳出来，鬼眨眼似的悬在夜空。当然，谢晓婷遇见的那桩恐怖事件如果不揭开谜底，恐怕谁也不敢再到这后山来罗曼蒂克了。

谜底是在事发后第二天中午被揭开的。头天半夜，当郭颖扶着面容苍白的卓然从浴室回到寝室，看见谢晓婷突然回来了时，她就感到有一点奇怪。尤其是坐在床边的谢晓婷神色慌乱，像是掉了魂似的，这使郭颖感到不解。

“哈哈，兔子归窝了。”郭颖故显轻松地说道，“半夜溜回来，路上就不害怕？”

谢晓婷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却—头倒在床铺上哭起来。

郭颖推测她或许是遇到了什么爱情风波，当时也就没有多问，只是走过去拍拍她的背，说：“哎呀，别哭了，我们的大美人，有什么委屈给我讲，咱姐们儿给你打抱不平哩。”

当时已快凌晨四点，三个女生分别睡下。关灯后，郭颖还冲着上铺叫了一声：“卓然，你就别再说梦话了，怪吓人的。”

上铺传来迷迷糊糊的应答声，看来，—晚上冲了两次澡的卓然已昏昏欲睡了。

第二天中午，心里闷得发慌的谢晓婷将郭颖拉到食堂外，给她讲了昨天晚上的奇遇。她说：“我不知道该不该向校方报告。”

看着六神无主的谢晓婷，郭颖心里一惊：草丛中丢着一只人的手掌？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拉着谢晓婷就往后山方向跑，她说得再去看看，要是谢晓婷晚上看错了，报告后闹得沸沸扬扬的，会是一个笑话。

上后山有三条小径，谢晓婷将郭颖带到最深处的那一条，然后再开始拾级而上。郭颖搂着谢晓婷的腰，凑在她耳边，说：“半夜三更到这样僻静的地方来，够浪漫了。”

谢晓婷推开她，说：“人家都吓死了，你还拿人家开心。”

沿着忽上忽下的石梯转了好一会儿，谢晓婷老是不能确定昨夜坐过的地方。

“看来，爱情使人迷糊，是不是？”郭颖又打趣她了。

谢晓婷正在紧张地回忆，她一摆手，说：“别逗了，我想起来了，好像是在凉亭西面的那片林子里。”

后山连绵起伏着不少山头，其中一座山头上有一座暗红色的凉亭。她俩离开石阶，向一大片树林深处走去。这里随处可见一些报纸、瓜皮果屑之类的东西，都是夜幕下的小鸳鸯们留下的。有同学说，草丛中还发现过避孕套，这出现在校园的幽静之地，真是今非昔比了。

谢晓婷在一棵大树下站住，说好像就是这里了。郭颖举目看去，周围全是密林，背后是一道高高的山坡，类似悬崖。这地方真是不错，人到了这里，就像消失了一样。她来不及继续打趣谢晓婷干的好事，就弯下腰，在周围的草丛中寻找起来。

突然，正朝另一个方向寻找的谢晓婷发出一声惨叫。郭颖回头一看，谢晓婷正坐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在不停地发抖。离她几尺远的草丛中，一只人的手掌赫然显现。

郭颖感到血往脑门冲，心收缩得发紧。她强令自己向那个可怕的东西走过去，同时有一种兴奋的冲动。她从小就这样，九岁那年，在院墙角落的暗黑中，一张半明半暗的脸曾吓得她差点崩溃，那张脸的眼睛和额头部分很幽暗，下巴和嘴巴却通红鲜亮，一条鲜红的舌头还从嘴中掉出来，伸得老长老长的。她吓得大哭，母亲来了，轰走了那些躲在墙边搞恶作剧的